

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

ROGUE TRADER

尼克·李森著

张友星

陈红胜译

王朝晖

F/10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/(英)李森著;张友星等译. —北京:中国经济出版社,1996.10

ISBN 7-5017-3883-1

I. 我… II. ①李… ②张… III. ①银行,巴林-企业倒闭-概况-英国②李森-回忆录 IV. F835.6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6939 号

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

张友星 译

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)

(邮政编码:100037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 12.75印张 255千字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册

ISBN 7-5017-3883-1/F·2781

定价 18.6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“这只是一次非交易性的错误，不过是清算部门的一个失误而已。不用担心。”

詹姆士·巴克斯 致 罗恩·贝克尔

一九九五年二月一日

“买多少，尼克？”

“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吧，‘肥仔。’”

巴林期货(新加坡)公司总经理 尼克·李森

一九九五年二月

自序

通常，在一本书的开头，作者都要写上一篇简短的献词。但是，我并不打算这么做，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重录我的生命中并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，再现一段我一直想要忘却的历史。因此，我觉得，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献给任何人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便借了写这本书的机会，着重展现一些事件的真实面貌。譬如，在书中，我引用了英格兰银行的报告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其中的观点。并不是这样的。那份报告只不过废纸一张——跟新加坡提交的那一份报告比起来，它让人感到羞愧。

另外，我认为还有必要问英格兰银行和“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”(SFO)几个层次较高的问题。他们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。譬如，在巴林银行倒闭后，为什么还会引起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货币损失？那些所谓的“专家”是否有能力对那些货币进行有效的套做交易？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赌博？

我没有被遣送回英国去接受审讯，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。我不想谎称我对此决定背后的内幕不知或者不懂。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：新加坡政府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提出，他们被禁止接触英国人掌握的大部分能用作证据的文件。而在我被扣留在德国期间，SFO所做的陈述与此正好相反。

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暴露内幕。但是我仍怀疑它会导致新闻媒体的热烈炒作，就像读者们常常见到的那样。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却是完全真实的。在写这本书时，我一直坚持着“真实”的原则，以告诉读者事情的真实面目。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描绘方式感到不安，但是，在将书读过多遍之后，我觉得我的描绘应该是公正的。为了不伤害别人，我在书中两次使用了化名。好在这两个人算不上书中的主要人物，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本书中提及他们。所以，我想这个处理方法应该是妥当的。

借此机会，我想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谢忱。首先我要感谢爱德华怀特利先生，是他帮助我写成了这本书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是监狱当局格外帮忙，允许他一次又一次地来探视我。但愿他日后一切顺遂。我还想对我的律师们表示感谢，尤其是史蒂芬波拉得、阿伯哈特凯普夫和爱娃丹宁弗尔德。是他们接了我的案子，帮我打完了那场官司。

第一次入狱时，有人对我说：“现在你可以看出谁是你的朋友了。”这绝对是至理真言。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。但是，我又无法一一回信——朋友们的来信实在太多了——我只能在此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。我未曾收到过指责我或批评我的信，但我确实对我以前引为“朋友”的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失望。尽管大多数朋友都抗拒了悬赏的诱惑，但还是有三个人将自己出卖给了报社。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姓名——我不想将自己降低到他们的等级——但是，我想，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的。

我想感谢我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好友，他们一如继往地支持着我。他们的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要是没有他们的爱和帮助，我肯定无法坚持到现在。这又谈何容易！对我而言，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。但是，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小的帮助，让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。

最后，我要对我的妻子丽沙说声“谢谢”。在整件事情中，她都是我的力量源泉。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她总是不断地激励着我。现在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服刑，尽快回到她的身边。我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丈夫。

目 录

自 序	(1)
序 言	在可达金乃巴罗度周末	(1)
第一章	在沃特福的生活:从沃特福到巴林 银行	(21)
第二章	巴林银行	(30)
第三章	抵达新加坡,建立八八八八八帐号	(42)
第四章	一九九三~一九九四年度内部审计	(70)
第五章	亏损激增的一九九四年	(118)
第六章	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与十二月	(157)
第七章	从一九九五年一月到二月六日	(197)
第八章	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(星期一)到二 月十七日	(234)
第九章	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 三日(星期一至星期四)	(264)

第十章	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日(星期一 至星期四)	(279)
第十一章	荷因克斯特监狱	(301)
后 记	(327)
本书词汇表	(328)

序言 在可达金乃巴罗度周末

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,星期六

那天是我的生日。乘筏航行的服务已经中止。我们只好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火车站去,准备坐车溯流而上。但是,我们要坐的那列火车却出了问题。那是一列非常不可靠的老车,没有人知道它当时是中途抛了锚,还是脱了轨,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远行。在二战期间,士兵们就是坐着这列火车在马来西亚境内纵横南北,对日作战的;后来,他们又坐着这列火车仓皇避开日本军队。那些士兵可是真正尝到过仓皇逃生的滋味的人。

丽莎和我返回饭店,溜达到游泳池边。位于可达金乃巴罗的香格里拉饭店是一处新建的休闲度假场所,其游泳池为一巨大的弯月形,周围摆放着一些蓝白两色的帆布遮阳伞。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,我注视着遮阳伞下的那些西方人。他们全身发红,光着的脚丫冲着我所在的方向伸展着,脚掌显得又白又软,像松软的棉花或羊毛。这些人可能是经纪人、银行家、律

师或者石油大亨，还可能是像我一样的期货交易员。他们都是侨民，喜欢冰啤酒、鸡肉还有跟头脑简单的女人调情。他们也喜欢金钱。我打开汤姆克兰士的恐怖小说，努力将精力集中起来。我倒是能跟他们讲讲关于金钱的事情。

身后有只行动电话响了起来。“他们终于找到我了。”我转身去接电话，但随即意识到那是别人的电话。我已将自己的行动电话关闭，并把它放在房间里。谁也别想用电话找到我。我做了个深呼吸，又躺到椅子上。逃跑竟然也如此简单，我所做的不过是关闭了电话，拎了两箱行李，用现金买了两张机票而已。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加坡境外了。新加坡的监狱我已蹲过一晚上，我再也不想进去了。

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，星期四

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的铃声响起来时，大厅里的叫喊声终于能停止下来了：整整一天，每个人都在向我叫喊。实际上是我站在交易大厅里，每位经纪人都大声向我喊话，我也大声回答他们。我买了市场上现有的所有期货合同。那天，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三十点，但如果没有我，它一定会跌破一千点大关。一整天，我都在不停地挥舞胳膊大声喊话、呲牙咧嘴、填写票据，然后将票据送到管内勤的办公室去；要不就是拿起电话，大声回话，然后给乔治打手势，让他在一万八千一百点买进，在一万八千点买进，在一万七千九百点买进。我成功地让市场反弹了好几次，但是回天乏力，市场还是下跌不止。

我又赔进了好几百万英镑。但具体多少，我并不清楚。我感到害怕不敢将它弄清楚。那些数字绝对能让我吓个半死。我关掉显示萤幕，在上面跳跃的那些绿色的数字马上就消失了。它们不过是萤幕上的数字，和真正的现钞似乎完全是两码事。我对当天的交易情况做了一下总结：这天的情况真是可怕啊——在一个一路下跌的市场上，我却一直在买进；每当我想抛出时，却总有人已经抢先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没有我的参与，涉及五百份合同的大宗交易平均六个月才会有一次。而今天，一天之内，我就经历了两宗这样的交易了。有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市场了。我敢肯定，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；这么多大额票据同时出现终究是不太可能的事。而且，他们每次都能赶在我们行动前几秒钟下手。我又损失了一大笔钱，只有老天知道这笔钱的数目。我一直在试图解缓我们面临的局面，而结果却是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：今天星期四，两天后就是我的生日了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（SIMEX）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，要求我们支付至少四千万英镑的保证金。但这是不可能的了。我必须放弃努力了。

我悄悄溜出交易大厅，快步向外面走去。一路上，我向好几个人点头示意，向他们露齿而笑。我看到许多人看见我后吃惊的表情，但那也掩盖不了他们满脸得意之色。他们全身是汗，满脸通红，就像刚从舞池出来一样。经纪人们也看着我，他们清楚，我今天的交易额几乎是天文数字，他们为此而惊异不已。他们一定在心里琢磨，他们的总经理到底是为自己，还是为客户做了如此巨额的交易，一定在琢磨我是否已做套期交易。他们清楚——其实整个亚洲都清楚——我头上的期货

合同的总值累计起来已达一百一十亿英镑，相当于日本在这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。根据他们自己做成的交易额，他们很容易就能得出我已成多头者。由于我在新加坡市场上占了百分之四十的份额，这一点很难瞒住大家。在这个市场上，其他人都嗅到了伦敦的巴林银行完全忽视了的一个事实：我已被牢牢地困在这个市场里，无路可退。

刚回到办公室，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是负责监控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《日本经济新闻报》，他们想了解我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何打算。“我们想称之为‘巴林银行危在旦夕’，你看可以吗？”那位记者问道。

“随你们的便，”我用愉快的口气回答，“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们的情况很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
“请问那些合同是否全部在三月十日到期？”

“这个你们自己等着瞧吧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清楚客户们会有些什么举动。”

“但是，如果你们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话，市场是不会止跌回稳的。”那位记者指出。

“咱们说到这儿吧，”我打断他的话，“我要接别的电话。我们以后再谈。”

我“砰”地一声挂下电话，对刚才听见的电话的人吼道：“我再也不接电话了，一个都不接。”

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，都被我挂断了。让那些人自己去猜想吧。丽莎这时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份关于“八八八八”错误帐户的最新报表。我看都没看它一眼。我知道，它足以将我惊怕至死。我已经一个月没去看它了。我很清楚，我们的财务状况

已是每况愈下。今天，我本想抛出所有合同，退出市场。而实际上，却是在努力维护它，以免市场全部崩溃。结果是，我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，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市场上再次损失惨重。我环视周围，没有人来，于是我打开办公桌的抽屉。从一堆碎纸片、胶水、剪刀及撕碎的信件等杂物下面，我拿出“八八八八八”错误帐户的报表。我在最近交易情况这一栏中胡涂乱抹了一会儿，然后在这一栏底下划了一条线：到今天日经指数以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点收盘时为止，我有六万一千零三十九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合同为多头，二万六千份日本政府债券(JGB)合同为空头，同时还有一些欧洲货币及日经期权。我真不敢去想我到底损失了多少。

“尼克！”

我回转身来，同时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部收拢起来。是托尼·雷尔顿在叫我。老托尼是个大好人。他身材高大，已微微有些发福。他总是急于取悦于人。看来，我必须用一些不相干的杂事来唬弄他了。

“哦，托尼！你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。尼克，市场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好极了！”我冲他微笑着说。那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，我在市场上大有收获。

“我找了 you 一整天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那边太忙了。”我点了点头。一切让他去猜想吧。

“还真是那样。”他钦佩地笑着说。

他也是一位在伦敦风闻了尼克·李森传奇式的成功故事的人，我可不能令他失望。他还跟一周前一样，对我的帐户一

无所知。其实，到现在为止，他已在这个办公室里晃荡一个月了。可怜的家伙。

“尼克，我和西蒙·琼斯谈到了收支平衡表上的亏空问题，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下午能不能和我们碰碰头？另外，詹姆士希望能在星期六开个会。”

“哎哟！”我仰面靠在椅背上，“真不巧，星期六是我的生日，丽莎和我想出去庆贺一下。星期日倒是可以，”我尽量不惹他生气，“但星期六不行。还有，今天下午的会议能不能晚一些开始？丽莎刚来过电话，说她病了，所以我想回去看看。我四点三十分回来，可以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托尼高高兴兴地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去了。他低下头，集中精力去看文件。他也有他的会议。

我转过身，到办公桌继续看手上的一组组数字。如果托尼·雷尔顿是从文件的最后部份看起的话，或者曾经核过帐的话（哪怕是用最简单的方法。其实，核对帐户不过是每个审计员每天早上开机后该做的第一件事）。他早就该看见过这些叫人惊心动魄的数字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他到新加坡已经一个月了，而且他的办公桌就紧挨着我。到现在，他也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帮助我改善目前的财务状况。只需做一件最基本的事，他就可以完全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了。当初听说总部派遣他到这儿来时，我方寸大乱，以为一切都要完了。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他对这儿的状况依然毫无察觉。他坐在我的左侧，听我和布伦达格伦哥在电话上交谈，听我向他申请更多的资金；他也看过 SIMEX 发来的所有关于“八八八八八”帐户的信件，知道我们损失了一些资金，但他仍然没有明白整个事件

的严重性。我差不多要认为我可以安然无恙地待到三月份了——那是丽莎的姐姐来看我们的时候。但是，明天就是发放红利的日子，也就是说，到了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。

电话铃响了。克里斯汀娜·里姆用手捂住话筒，问我：“纽约道琼期货营业处给你的电话，接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然后听见她解释说我正在接电话，过一会儿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，她甚至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。但是，这个电话我是不会打的了——给巴林银行省一笔电话费吧。市场上的每个人都开始猜到我并未做套期交易。日本的经纪人们雇用很多人手来测算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收支差，山一证券测算结果和事实非常接近。在新加坡市场上，我占了全部份额的百分之四十，在这个市场上，我是唯一的买方。这实在太荒谬了。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，只有巴林银行的管理人员毫不知情。其实，只要将我提交给 SIMEX 的财务状况报告（其中包括“八八八八八”帐户）与提交给总部的报告（其中没有提及“八八八八八”帐户）进行对照，不出半小时，他们便会对这裡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了。

这时，西蒙·琼斯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可真是件稀奇事。以前，这傲慢的家伙总是打电话，从来没离开办公室到楼下来看我。

“尼克，”他说，语气很轻松，“我们把收支平衡表又看了一遍，我们被搞糊涂了。托尼霍斯周末就到我们这儿了，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在星期日前就做好一切准备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我笑道，“没问题。托尼·雷尔顿已通知我四点三十分开会了。我可以在开会时讨论这个问题。”

“你可真是个明星。”西蒙说罢，和托尼·雷尔顿聊天去了。

我转回办公桌前。现在我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。我必须离开。关上行动电话，我将它放进口袋里。然后，将“八八八八八”帐户的报表胡乱摊在桌面上，想把它们撕了——可是，西蒙和托尼就在附近，这种举动也太明目张胆了。能不能把它们随身带走呢？可是，这又会带来很多损失。况且，我马上就要度假去了——该死的度假！最后，我把那些文件锁回抽屉里。他们会找到那些文件的。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如果还没发现“八八八八八”帐户的话，他们会打开门找到这个的。明天他们肯定会发现“八八八八八”帐户的。明天 SIMEX 就会打电话来催我们支付另一笔高达五千五百万英镑的保证金了，那时候他们就找不到负责人了。是该走的时候了。我推开椅子。

“再见！”我向办公室里的人说道，“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我走出办公室，走进电梯。电梯门刚关上，我就掏出电话，拨了丽莎的号码。

“嗨！你好吗？”丽莎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。

上帝啊，她可什么都不知道。她甚至不知道最初的那件事。那是在一九九二年，金姆那个蠢猪犯了个错误，损失了小小的两万英镑。可是从那以后，这里的失误接连不断，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她当然也不可能知道，今天又有数以万亿的英镑化为了乌有。

“我马上来接你，”我尽量使声音听起来自然一些，“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我五分钟后接你，你到楼下等着我，好吗？”

“我等你。”

我把电话放回口袋里。它马上就响了起来。电梯还没有到达地下室停车场。我拿出电话，看了看，把它关了。

在地下室里，我走向汽车，打开了车门。我刚把车子发动，车里的电话就响了。我往后仰仰身，把它关了。然后，我就把车朝出口开去。我将车卡插入栅栏门，门开了。车驶进了克员码头。交通并不拥挤，十分钟后我就到家了。我看见丽莎站在楼梯旁边，眼望着车流，神色有些不安。我把车开到路边，她上了车。

“是绑架吗？”她开玩笑说。

我将车开进车道，汇入车流，感觉安全些了。只要我不断地移动位置，那就没有谁跟盯上我了。那个“八八八八”帐户就在办公室里，等着有人来找到它，等着事情的总爆发。可怜的托尼·雷尔顿。

“听着，丽莎。你可能不会相信，”我的声音在发抖，“我的工作出了一个很大的漏洞。我必须离开这儿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赔了很多很多钱，我必须离开。我得辞职。我已经犯法了。天啊，新加坡人会发疯的，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。我真说不清事情有多糟。”

“尼克，”她转过脸来看着我，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，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下个月就要拿到你的红利了，你却说什么你必须离开这里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”